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四十六至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如筠

史記正義卷四十六

唐　張守節　撰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

卜完其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

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

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杜預云姜姓之先為堯四嶽也物莫

能雨大陳襄此其昌乎陳潛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

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

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釐音僖也）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

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
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
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
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
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
田乞不説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
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
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

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

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

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

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

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鄰邑青州即北海郡也至琅邪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宫後宫以百數而使賔客舍人出入後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

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郡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有以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

之郕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兖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郕魯孟邑是也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今名漾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也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兖州縣也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

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六年救

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絶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兖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晉伐我至博陵在濟州西界也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

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

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彌人民又何為乎絲
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
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
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
夫治國家而彌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
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
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

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于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

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

乘魏之獘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

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太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

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

沛郡平阿縣也　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説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贅壻齊之稷下先生也　田駢白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也　接予齊人藝文志云接予二篇在道家流　慎到趙人戰國時處士藝文云作慎子四十二篇也　環淵楚人孟子傳云環淵著書上下篇也　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弟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

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
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
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
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
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
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
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
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

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屈丐楚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施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

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蘇代謂陳軫令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此

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救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来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齊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

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

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兖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代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

晉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六里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

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懷州有温城）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十四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鋭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

取齊之寳藏器湣王出亾之衛衛君辟宫舍之稱臣而
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
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
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鹵掠齊寳器也湣王之
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
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
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
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

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也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

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為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

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今衛州共城縣也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

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閒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

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史記正義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四十七

唐 張守節 撰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史記四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

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乃號闕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括地志云叔梁紇廟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地里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紇廟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干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

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禮記云孔子母合葬於防也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郰人上音鄒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與音預季氏為饌飲魯文學之士孔子與迎而往陽虎以孔子

少故折之也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

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蕃蓄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宫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葢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百里奚也爵之大夫

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鷄故郈音后括地志云鬬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兖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鬬雞季氏芥雞翼郈氏為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相州城縣東南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

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

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
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
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
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
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
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
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
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

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吴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吴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

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醳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適音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

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
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名我者豈徒
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
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
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
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
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

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

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兖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

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括地志云郈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卞縣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兖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

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
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
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
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

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斗斛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故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

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

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璆音虬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摇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産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

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隼音筍毛詩義疏鶉齊人謂之鷂正或謂之題肩或曰省鴈春化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逺矣此肅慎之矢也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强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國方有此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逺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

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
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
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
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
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
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
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

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衛在濮州蒲在滑州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

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巳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

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天

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
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
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
哀之而反乎衞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
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
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
衞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衞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
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衞迎者哭而入遂

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
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
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
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
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
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
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
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

名而可曰必名冉求於是使使名冉求冉求將行孔子
曰魯人名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
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
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
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吴吴召之
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
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
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括地志云黄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黄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

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

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

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

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

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

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

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
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
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
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
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
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

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葢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

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

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来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

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括地志云故鄫城在沂丞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縣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

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名之

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

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去丘吕反 重逐龍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

序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関關和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鶚也鹿鳴為小雅始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苹呦呦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文王為大雅始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鄭元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清廟為頌始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

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彖吐亂反上彖卦下辭下彖文卦下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繫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聖人繫屬此辭於文卦之下分為上下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又言彖辭者取綱系之義也象上象卦辭下象文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說卦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卦德業變

化法象所為也文言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説義理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六十四卦以為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益又云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葢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濁音卓鄒音騶顔濁鄒非七十七人數也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

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

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西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顔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恵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

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

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志為褒城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城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珝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

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十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

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

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䢒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正義卷四十七

史記正義卷四十八

唐 張守節 撰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即河南陽城縣也字涉吴廣者陽夏人也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茍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

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

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

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

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

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

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

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

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

廣尉劔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
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
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
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
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
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今陳州城

原書卷次訛誤

也本楚襄王槃古陳國城也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
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
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
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
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
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
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是所封也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即京東戲亭也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

關止次曹陽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名自南出北通於河按魏武帝改曰好陽也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黽池河南府縣是也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

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成都蜀郡縣涉遙封之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

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還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

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括地志云宋州寧陵縣城古甯陵縣也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

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吴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説將兵居郯屬海州疑郯當作郟音紀洽反郟即春秋時鄭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説是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城縣相近又

走陳蓋郟字誤作郟耳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地理志云許縣故國姜姓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漢以為縣魏文帝即位改許曰許昌也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今海州也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

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音唐今宋州碭山縣是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倉頭軍起新陽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

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房預二音方與兖州縣也欲擊秦軍定陶下今曹州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王懷王孫心為楚

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

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
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
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亾
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
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
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踀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

明知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音聚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

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閒俛仰仟佰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

轉攻秦斬木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

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正義卷四十八

史記正義卷四十九

唐　張守節　撰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

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葢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

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
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
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呂后
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
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
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
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産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

其統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括地志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括地志云檝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三里一名稷山檝音莊洽反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媪內其女於魏宮媪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

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内後宮歳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括地志云各州汜水縣古東虢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臯縣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

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
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
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
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
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吕氏彊皆稱薄氏仁善
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
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
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

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名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呂太后時

竇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宮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

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

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

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王太后槐里人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

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

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

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德州縣也）封田蚡為武安侯（括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勝為周陽侯（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云堯築也）次為南宮公

主南宫冀州縣也次為林慮公主林慮相州縣也葢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括地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葢其家號曰衛氏衛青傳云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

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尚主也於主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

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毋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

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名賀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

不及誅還而上旣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按後封修成君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

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曰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橋對門也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嚄責失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

詔副車載之廻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宫行詔門著引籍

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

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宫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

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户一曰陰安侯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二曰發干侯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三曰宜春侯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

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
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
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
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
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
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
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
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

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

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

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

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括地志云鉤弋宫在長安城中門名充母門也得幸武

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時年五歳

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

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圖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圜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括地志雲陽陵漢鉤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鉤弋趙倢伃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卧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鉤後生昭帝

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者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史記正義卷四十九